

## 温暖的里号

□休宁县石田中学 汪红兴

徽州的每个山村，因为有着动人的故事而精彩。

——题记

见到他，是在村口大篷车流动菜摊前，捧着一小袋冰冻凤爪。那边匆匆赶来一位中年妇女，用方言对他喊着：“阿大，叫你不要买，妈不能吃这个。”可他没有反应，我们好生奇怪。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眼睛有些浑浊，须发花白有些凌乱，木讷地站在那儿，他只是笑，没说一句话。

他是我们要寻访的老兵，一个在枪林弹雨中爬过来的人。

当我们和那中年妇女——他的女儿王腊月说明来意，她抱歉地说道：“我爸失聪30多年了，当年战场的往事，我也知道不多。只是小时候，我听我爸说过，他们在朝鲜整天钻山洞，打了七次大战役，一直打到了三八线。有一次，一个连五十多人上前线，结果最后只有两个人活着回来，他是一个，也受了点轻伤，其余的全部牺牲了。”王腊月和父亲打了打手势，他似乎懂得了什么。

我们跟着捧着凤爪的老人来到他家中。农家小院里的柿子像红灯笼挂着，一幢普通的两层低矮民宅。正堂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。

老伴就斜躺在厢房的椅上，王腊月说，我妈几年前已经瘫痪了，不能走路，吃喝拉撒都得靠家人。

他从柜子里颤巍巍地打开了一个塑料包，裹了好几层。里面有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颁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，上面赫然写着老人1951年2月入伍，所在部队为一九九师五九五团警侦连。里面还有三枚纪念勋章和一张发黄的半身黑白照片，是年轻英俊的他。

警侦连，意味着什么？前头探路深入虎穴冲锋陷阵的连队。

当我们试图和老人交流更多时，却发现无从下手，而且此时惊讶地发现，老人那饱经沧桑的右手没有一根手指，手掌竟没了。此刻，我们有了一种悲壮，他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

“那年，我爸当兵时是正月，是瞒着我妈报名的，我妈头年的12月才过门。通知书下来了，我妈才知道。我妈舍不得，哭了好几宿，但已经无法改变。我爸一去就上了朝鲜战场，三年多我妈一个人在家服侍公婆尽孝心。我爸音信杳无，不知死活，那时，不断传来在朝鲜战场上士兵的噩耗，我妈都担心死了，也打听不到准确消息。甚至有人说，我爸牺牲了，劝我妈趁早改嫁，可我妈说，那光荣牌还在，我爸就可能活着的，政府不会欺骗我。”王腊月说起了父母的故事。

“直到三年后的一天黄昏，忽然有人告诉她，村里小店有一封寄给她的信，她想一定是他来信了，这辈子她没收过信。她不识字，拿到后打开请人读，才得知我爸竟然还活着，从朝鲜战场回国了，马上准备回来探亲，那一刻，我妈喜极而泣。过了几天，我爸回来探亲了，我妈高兴坏了。后来我爸还在部队待了一年多，直到1956年才退役。”王腊月继续说道。

王腊月伤心地告诉我们，父亲退役后，先在月潭乡当过武装部长，后来，回乡当村党支部书记。因为当过兵，他对炸药比较懂，后来，村里及附近修公路开山炸石，他都是负责点火药的，都没出过事故。36年前，那一次，自己家造房子，开山炸石，结果雷管爆炸，父亲倒在血泊中，后来送到医院躺了几个月，右手被炸断了。先前退役时，耳朵有点背，这次事故后，他几乎听不见外界声音了。

“我父母生了七个女儿，我是留在家中的。现在我爹老了，他的心中，只念着我妈的好。他尽心照料着，总是买好菜给我妈吃，可我妈整天瘫在床上，肠胃消化不良，吃荤菜常常会拉肚子，都是我换洗。我叫我爸不要买荤菜给我妈吃，可说什么，他都不听，天天在村口等菜摊来。”王腊月说道。

一个朴素的乡间爱情故事，就这样演绎着，没有言语，只有守望。当年的战斗英雄，如今只有儿女情长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们有着说不清的滋味。没有轰轰烈烈，只有一份心灵的默契。

他叫王明水，今年90岁，抗美援朝老兵。

## 栽油菜

□广德市卢村小学 曾照元

油菜，是我童年最不熟识的生物朋友。我甚至不知道妈妈一日三餐烧菜的油，居然是从油菜的果实里榨出来的。直到那年我高中毕业了，父亲看我在场院里看闲书，便叫上我去搭把手。

我随父亲经过金小湾至观音堂，再从大枫树旁下到桥东，总算到了我家的田地。近前一看，

## 16. txt

我发现满东东的一田油菜，不知什么时候被父亲一扑一扑匀称地放在田间和田埂。这时，我方知道父亲头年冬月栽下去的油菜，临了却长成了这个样子。父亲告诉我，今年的油菜收成还不错，搞得好能打一两百斤油呢！

结婚成家后，我跟妻子开始勤俭、治家、过日子，我们也开始起沟、整田、打窝、栽油菜。已经开始从教的我，每次下田栽油菜，其过程总有点职业味儿。我把每一块田垄都当作讲台，把每一棵油菜都看成学生……如此经历了两三次，妻子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气呼呼地数落着我，不止一次嫌我做活太讲究太慢了。

看到邻居们栽油菜，简直粗糙得不能再粗糙了。我们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——毛搞毛搞吃不了，过细过细吃个屁。这样的话，妻子也曾对我说过。可是我就是毛不下手，比如打窝我总是打了再推两下，碰到磕锄头响的小石子就弯腰捡起扔出去，遇到难以磕碎的泥坨子就用手捏碎，总想着要为幼小的油菜尽力营造适宜生长的土壤。

栽油菜时，我最担心油菜根部外露，也看不惯落窝的苗棵不正。于是，见到有根须裸露的就再抓一把土覆盖上拍拍紧，看到不正的油菜便扶正并拢来一些土围着护着。施肥时生怕离油菜根部太近，担心被烧死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谨慎地对待每一棵油菜的栽种，小心地呵护着它们，像呵护我的学生那样尽心尽力。

家里就我一人有田，还是别人退让出来的“差田”。所谓差田就是原来的种田户把水源灌溉不好、用牛赶不到边角、离家比较偏远的田拿出来给我。这样的孬田不规则，整出来的田垄也有长有短。我把每一块地按照长短大小分别标上“几届学生”，再将每一棵油菜都插上写有学生姓名的小牌子，像这样子栽种油菜的可能这方圆数十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没过几天，我的油菜田便成了邻居前来观赏的“奇景”，这些来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，但也不乏知我懂我的村上老者，他还跟有孩子在读书的年轻人说：“你们谁要是把孩子放到他班上，等于放一百个心！”

在之后的时间里，我一有空就到油菜田去看看，看它们的长势，渴了给浇水，虫了即治虫，被草欺住的多了锄、少了拔。然后坐下来感叹属于我的满满绿绿的油菜，回想起那一个个学生身上曾经发生的故事。从教三十几年了，许多学生都成家立业，想见一面是那么容易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知在哪成家立业，做什么也不知道，但他们的过往始终在我的心底贮存。

把油菜当成是我的学生栽进心里，油菜即学生，学生即油菜。我栽出了希望，栽出了那份浓浓的师生情！

### 雪

□舒城县城关第二幼儿园 黄海清

#### 一

大雪倾城  
白茫茫  
你无从落脚  
此刻 任何念头都是羞耻的  
几枝清瘦的梅花  
让尘世的爱落荒而逃

#### 二

宜温酒  
宜煮茶  
宜诵诗 “晚来天欲雪……”  
宜披着红氅  
——半卷湘帘半掩门  
我爱的人  
在唐朝走失  
骑着白马  
一张琴 一柄剑 一身苍茫

#### 三

三三两两的雀鸟

在枝头幻想秋天  
一地的稻谷  
拾麦穗的小姑娘  
叽叽 喳喳  
雪人 我们来捉迷藏

## 红芋情

□亳州市颜集中学 屈广法

红芋，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红薯，我们老家的人把红薯称作红芋。

我生长在农村，记得儿时，我们老家的田地里种的到处是红芋，那时红芋是一家人半年的粮食。秋天时，我总是盼望着红芋快快收获，快快吃到新出土的红芋，就像盼过年一样。收获过的红芋，一部分放在红芋窖里，从秋天起能吃到第二年春天。

红芋可以生吃，也可熟吃。生吃像水果一样，又脆又甜。熟吃的吃法有好几种，一种是在锅里煮，煮熟后，又香又甜，特别可口。我小时候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吃一盘煮熟的红芋。那时候红芋不像现在这么稀罕，早晨起来煮一大锅红芋，人先吃，人吃不了，剩下的就喂自家养的猪。猪像人一样，也喜欢吃红芋。一种是在用柴禾生火做饭时，在锅灶里烧烤，用这种方法烧烤熟的红芋特别香甜，我最爱吃。最有趣的烧烤红芋的办法，其一就是在田野里的沟边挖个洞，拾些秸秆把红芋放在洞里烧；其二就是在田地里用坷垃围成个窑形，生火把坷垃烧红，然后把红芋放在火堆里，再将烧红的坷垃推倒埋住红芋，这叫闷红芋。这两种烧烤红芋的方法虽然很费力，又麻烦，红芋往往还半生不熟地就开始吃了，但却像做游戏一样，很有情趣。

红芋洗干净切成小块，也可以用来打稀饭，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吃法。我儿时最爱吃的有两种饭，一种是水饺，一种是红芋稀饭。直到现在，我对红芋稀饭都情有独钟。

当然红芋也可以刮成丝，在锅里用油炒炒当菜吃。同时用红芋还可熬成糖。记得我小时候的冬天，临到春节前，我家就用一天时间用红芋熬糖，专等到过新年时，自己做麻糖，用红芋糖做成的麻糖又脆又甜，绝对是地道的特色风味小吃。

红芋粉还可做粉条，记得小时候的冬天，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用红芋粉下粉条，我感觉用红芋粉下的粉条最好吃，但现在想吃纯红芋粉做的粉条太不容易了。

那时红芋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在过年时，把生红芋洗净切成小丁丁，包在玉米面里做玉米团子，也是很好吃的一种食品，只是那时吃的太多了，反而感觉不好吃了，特别是玉米面的粗糙感，减少了对红芋丁的好感。我想，假如把红芋丁放在麦面里做成团子，一定会更好吃，只是还没见有人这样吃过。

小时候我非常爱吃红芋，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曾一度有过这样一种想法，就是不想上学了，原因是恐怕将来考上大学离开农村，吃不上红芋了。现在看看很可笑，但当时却是我的真实想法。

收获过的红芋，一部分放在红芋窖里，另一部分用红芋推子刮成薄薄的红芋片，摆在田地里晒干，收回家供一家人长年累月地吃。干红芋片成椭圆形，白色，看上去像江米糕，现在的年轻人见过的应该不多。我爱吃红芋，在没有红芋的时候，我也爱吃几块红芋干，脆脆的，甜甜的，但特别喜欢喝用红芋干打的稀饭，这种稀饭也非常好喝。与红芋稀饭相比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红芋干还可打成面用来做馍或面条，其实也很好吃，特别是红芋干面馍配酱豆或辣椒酱吃，绝对是绝配。儿时这种吃法是家常便饭，没想到现在却成了稀罕物。

我爱吃红芋，也爱吃红芋梗和红芋叶。记得小时候暑假，我在姥姥家住，姥姥好从田地里红芋秧子上掐些红芋梗，放在锅里蒸熟，然后用刀切切，放在盘子里，再放点芝麻油、盐和大蒜汁，真是美味佳肴。

而我母亲爱吃用红芋叶蒸的菜，当然我也爱吃，但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吃红芋梗。那时候这两样菜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，几乎是用来喂猪。没想到现在却也像红芋面馍一样，成了大家爱吃的稀罕物。

红芋不仅好吃，据有的人说，还具有抗癌作用。我不知道红芋是不是真具有抗癌作用，但凭我的经验，红芋治拉肚子非常有效，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拉肚子，我不想让他吃药，就抓紧给他弄点红芋吃，他的拉肚子很快就会好，当然得做熟热吃。

红芋，我永远爱吃。